

书 书 系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minimalist design. A large, solid orange circle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silhouett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The building, rendered in a darker orange hue, shows intricate details of its roof and structure.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yellowish-orange color.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vertical rectangular area of a darker orange color. The title '日出而作' is printed in a large, black, serif font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orange circle.

日出而作

王振忠 著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日出而作

王振忠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出而作/王振忠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10
(读书书系)
ISBN 978-7-108-03459-5

I. ①日… II. ①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928 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125

字 数 417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前 言

“日出而作”是我自上世纪末开始在《读书》月刊上开设的专栏名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读书》等杂志发表过十数篇随笔，后结集而为《斜晖脉脉水悠悠》一书，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趣文丛》第三辑。

一九九七年初，我赴日本从事学术访问，所在的学校位于东京西郊的八王子，环境异常幽静，寓所窗外的风景颇像《斜晖脉脉水悠悠》的封面，是个绝佳的休养场所，只是校内可读的中文书不多，所以只能经常往外校跑，常常是迎着晨曦赶往“都心”，在外面看一天的书，来回要花将近四个钟头的时间。那时，八王子市的巴士每晚十点半末班，从那里再回到宿舍，常常已是月轮高悬、繁星满天了。于是，《易传》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就只剩下了前半句——这就是自一九九八年第七期起我在《读书》上所开的那个专栏名称的一个涵义。关于“日出而作”，另外的一个涵义还在于“日出”本身就是日本的代称。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六〇七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递交的国书中有“日出

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江户时代日本儒者赖山阳亦有《日出处》之诗：“日出处，日没处，两头天子皆天署。扶桑鸡号朝已盈，长安洛阳天未曙。赢颠刘蹶趁日没，东海一轮依旧出。”在日一年间，我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国立音乐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和长崎县立图书馆等处，陆续收集到一批相当有趣的文献，利用这批资料，除了发表长篇学术论文（如《〈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徽商史料及相关问题研究》、《契兄、契弟、契父、契友——日本汉文小说〈孙八救人得福〉的民俗文化背景解读》等）外，还撰写了一批学术随笔，如《洗澡》（《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七期）、《九连环》（《读书》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第二期）、《剃头》（《万象》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号）、《中国漂流民笔下的富士山》（《万象》二〇〇〇年六月号）、《日本人的竹枝词》（《寻根》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等，这些，主要都是有关中日民俗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根据我原来的设想，《读书》上的“日出而作”专栏，本拟专门撰写有关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随笔。

或许，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以及个人学术兴趣的转变，本来，有关中日文化交流的文章大概还会继续撰写下去……

一九九八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喧嚣学界的纷纷扰扰，既有挫折亦蕴涵着转机。也就在这一年，我在皖南意外发现大批珍贵的徽州文书，其数量多得足以成立一个像样的研究机构。这批民间文献让我如入宝山，乐而忘返。从此，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文书成了我学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二〇〇二年成书的《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至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在撰写学术专著的同时，我也利用一些比较有趣

的民间文献，撰写了多篇随笔，如《徽骆驼》、《老鼠与黄猫儿的官司》、《装修》、《报喜》、《牌坊倒了？》、《豪富的锅巴》、《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等，陆续发表在《读书》、《万象》、《寻根》、《文汇报·笔会》等报章上。

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年，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其间日以阅读珍稀文献为课，除了收集徽州及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相关文献外，对于朝鲜汉籍着力尤多，收入本文集的《朝鲜汉籍中的一封罗聘佚信》和《清代北京的收费厕所》二文，就是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珍稀文献撰写而成。此外，《戈鲲化的梅花笺》，亦是根据哈佛大学档案馆等处收藏的稀见史料写成。

从上述的梳理来看，这部文集的文字始于一九九六年，迄今前后已长达十数年之久。虽然文章长短不一，但每一篇多少都有一点新资料，亦系个人的读书心得，并非凭空而发的拼凑之作。当我排定这些文字时，发现从中似可清晰地看出学术兴趣的转移，个人文风的变化，或许，这与年龄、心境和阅历都有关吧。现在，我愿意将这十数年间的文字真实呈现出来，与读者共同分享读书的心得。

二〇〇九年盛夏于复旦

目 录

前言_____1

九连环_____1

洗澡_____21

剃头_____36

中国漂流民笔下的富士山_____54

回首崎阳落日沉_____67

日本人的竹枝词_____73

太平天国战乱中逃亡日本的徽商_____82

我的徽州文书缘_____87

搜读人间未见书_____102

徽骆驼_____140

老鼠与黄猫儿的官司_____167

风水先生的家传秘本_____178

装修	185
报喜	194
牌坊倒了？	224
瞻彼淇奥	229
两地书：从敦煌到徽州	244
葬在徽州	268
徽商与少林功夫	303
锁具的社会史	323
徽菜馆	330
彩票梦	338
少年胡适及其早年小说《真如岛》	357
山中兰花草	370
婺源与徽州	379
豪富的锅巴	384
《记事珠》	390
一纸家书证兴亡	399
徽州女童的战争日记	403
抗战时期徽州的复旦附中皖校	409
抗战烽火中的徽商家书	416
一张徽商的身份证明	422
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	427
乾隆叫魂案：来自徽州文书的质疑	432
戈鲲化的梅花笺	439
朝鲜汉籍中的一封罗聘佚信	447

朝鲜燕行使者与琉璃厂徽商程嘉贤	452
清代北京的收费厕所	461
清客	473
长夫、过夜金及其他	483
九十多年前的美国奶粉广告	489
掌中宝	499
江西填湖广	505
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	512
走西口	532
天籁自鸣的越歌	536
平民莫笑堕民低	540
《勘灾杂咏》读后	544
逝去的城市风情	549
听苏州评弹感受历史沧桑	560

九连环

任何人无论生前如何风光，最终都要踏上漫漫的黄泉之路，这大概是一桩无可奈何的事吧！根据中国民间传说，人死了之后要经过一座桥，这座桥就叫做“奈何桥”。跨过此座阴阳之隔，生人就变成了死鬼。在这座桥上，生人的心和魂魄都将失去。近代翻译家、福州人林纾（琴南）曾说：闽人延请道士设醮，为死者祈增冥福。到第七天，支起木板为桥，桥下燃着莲灯，上面插满幡幢，其名就称“奈何桥”。子孙用纸糊成“尸”（代表死者），并将之安放在纸舆之中，然后抬着它哭哭啼啼地走过桥，再将纸舆在门外焚烧，才算最后送走了死鬼。福州的东岳庙附近，在旧中国迎神赛会颇为繁盛。为了向善男信女展现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恐怖，附近不少地点都冠以凡人踟躅黄泉途中所需历经的场景之名，其中也就有“奈何桥”这样的遗迹。

中国典籍中形象化地展示人、鬼之间的这种阴阳递嬗，源起何时我未暇查考，但至迟不晚于十六世纪的明万历中叶，则是断无疑义的。在当时由徽州祁门人郑之珍所作的《目连救母劝善戏

陰府愛河橋



愛河橋（目連救母戲文插图）

文》之插图中，我看到一个面带戚容的女人由阴间的牛头、马面两个鬼卒（相当于阳世间衙门的胥役）用锁链牵着，正走过这座桥，桥下则是沸腾的血海和挣扎着的狰狞死鬼。值得注意的是，这座桥的名称题作“阴府爱河桥”——不知这是画工的笔误呢，还是郑之珍的匠心别具？“爱河”与“奈何”的二字之差，似乎有点耐人寻味：想来较之生老病死，爱河惊涛之阴差阳错，有时丝

毫不亚于生离死别之无奈。怪不得郑之珍时代的传奇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无论是于情爱的巅峰还是在失乐的低谷，口口声声总离不开“死”这个字！

在明清时代，无论是东南沿海的福州，还是内陆山区的徽州，都有许多人漂洋过海，前往日本谋生。以徽州为例，直到今天，日本长崎县的福江、平户一带还留有明中叶“徽王”（徽州海商首领）——王直的“六角井户”。这种用六块石板圈成的水井，其形状与迄今在徽州本土及号称徽商“殖民地”的扬州城中所见到的，均颇相类似。尽管当时大概还只有“倭寇”而不曾有“鬼子”的说法，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却是中国人心底根深蒂固的观念——四裔外番即使不是阴曹地府，那至少也是与中华帝国礼制文明迥然有别的一个世界（俗有“番鬼”之称）。清乾隆年间常年

来往于长崎的徽商汪鹏，在其所著的《袖海编》中指出：

（长崎）港口中流有山如拳，俗名换心山；货库前有桥，名落魄桥——言唐人经此，心变魂销，挥金如土矣。

这或许是模仿自徽州目连戏中的场景：因为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日本是“天朝”之外的一个异域，而“锁国之窗”的长崎，作为进入异域的唯一桥梁，也就有了“换心山”和“落魄桥”这样的场景。

在日本江户时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平均每年都有数十艘的中国商船前往长崎从事中日贸易。自四月至十月，中国沿海刮着从西南吹来的信风；而从十一月到翌年三月，则盛行自东北而来的信风。“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在帆船时代，信风是吹送海上商舶最为便利的动力资源（信风因此也就有了“贸易风”的别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经海涉涛之难于把握，大有看天吃饭的味道，时常会出现失控乃至偏离航向、漂泊海上的情形。日本宽政十二年（一八〇〇年，清嘉庆五年），前往长崎的杭州船主刘然乙、副船主汪晴川（当为徽商）等八十六人，就漂流至日本远州的横须贺。当时，负责处理“漂流民”事务的日本人，饶有兴趣地问长问短，并记录下了一首《唐土俗谣》：

我的吓感郎的呀呀有，呀吓呀呀有，看看吓，送奴个九连环，双手拿来解不开，奴【拏】把刀儿割，割不断了呀呀有有。

谁人吓解奴的九连环吓，九连环，奴就与他做夫妻，他们是个男男子僕了呀呀有有。

这首《唐土俗谣》，明显是《九连环》俗曲之翻版。《九连环》俗曲是清代最为著名的小曲之一，得硕亭《草珠一串》词云：

一闻“沟调”便开颜，无《绣荷包》不算班。更爱舌尖声韵碎，上场先点《九连环》。

嘉庆时人张子秋的《都门竹枝词》亦曰：

梆子腔名若个留，《九连环》曲也听油。于今唱出新声巧，带打都卢咿哈喉。

“舌尖声韵”即滚舌音，俗称花腔。对于带花腔的此类小曲，道光年间杨掌生所记《京华琐簿》曾描述说：在北道邮亭，常常可以看到抱琵琶入店的小女子，她们所唱的小曲《九连环》，就带着“都鲁（亦作都卢）”的花腔。这些卖唱女卸装之后，常常沽村酿劣酒解乏。过往商客为破旅途岑寂，往往借听小调以资笑乐。

《九连环》原曲据说来自福建，根据民国时人李家瑞的说法：“九连环调”亦称“福建调”，而“福建调”又以《九连环》一曲最为著名。大概是因为中日贸易商船中的下层水手大多是福建人，故而《九连环》曲在海船上颇为流行。江户时代一部著名的漂流民记录——《得泰船笔语》中，就记载了文政八年（一八二五年，清道光五年）从事长崎贸易的中国宁波船商杨启堂为日本儒官野田笛浦演唱的《九连环》曲：

蝴蝶夜飞来是夜夜游，情人吓送我九连环，九九连环，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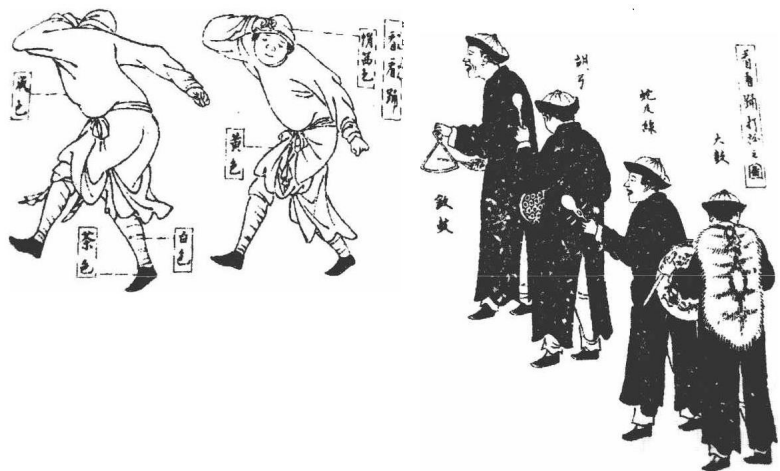
把刀儿割不断，儿时夜夜游，夜夜游。

杨启堂所唱的《九连环》曲，歌词与前述的《唐土俗谣》颇有出入。但它或许说明了演唱《九连环》曲，是当时中日贸易商船上常见的娱乐方式之一。在江户时代，日本人通过与舶来商贾的频繁接触，非常注意采集中国的民谣俗曲。例如，安永九年（一七八〇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就有一位日本下吏，因听到滞留的中国水手之弹弦、吹管极为悦耳动听，遂立志学唱汉语歌曲。据记载此事的儿琮玉卿描述，其人“发唇激齿，抑扬冲郁”，颇为动听，但却因“舌未柔利”，而颇像是咿呀学语的稚子幼童。（《漂客纪事》）又如，前述的《唐土俗谣》，也被江户幕臣宫崎成身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收入在他所著的随笔集——《视听草》之中，并在其后特别注明：这是文政四年（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日本流行的一种“看看踊”之滥觞。



江户时代日本的“看看踊”

“看看踊”（亦名铁鼓躍、唐人踊）大概可译成“看看舞”（铁鼓舞或中国人舞）吧，它是从中国传来的《九连环》曲之日本化，亦即日本人听到《九连环》曲之后，经过他们的记录和消化，就逐渐变成了日本味的小曲和舞蹈——“九连环の唄”。早在享保至宽政年间（一七一六——一七八九，清康熙乾隆时期），长崎就流行一种叫“蛇踊”的舞蹈（亦称龙踊，即中国的舞龙）。《九连环》曲传入之后，逐渐与上述的“蛇踊”相互交融、杂糅，使得后来的“看看踊”又有了“蛇踊”的俗称。“看看踊”于文化、文政之交由长崎经京都、大阪一直流行到了江户（今东京）等地。文政三年（一八二〇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四月，“看看踊”在大阪开始流行。及至七月，在名古屋出演“长崎蛇踊”的演员，主要有长崎貳官、长崎三官、长崎四官、长崎九官、长崎右官、长崎宋官、长崎治官、长崎重官、长崎田官和长崎寒官等人。根据《清俗纪闻》的记载，“某某官”是福建人命名的方式，这些“长崎蛇踊”的演员虽然都是日本人，但他们的艺名显然都是中国式的，更确切地说应当是福建式的（这也与《九连环》曲之被称作“福建调”恰相吻合）。至于“看看踊”的表演，日人晓晴翁的《云锦随笔》中，有“看看踊打扮之图”：最前头的两位头戴茜色（大红色）的帽子，身着鼠色及黄色衣裳、白色绑腿，茶色鞋子；后面四人穿着大衫、戴着暖帽，手里分别拿着铁鼓、鼓弓、蛇皮线和大鼓，完全是一副清人的打扮……这是反映在日本的“芝居小屋”（戏园）中登场的演员之装束。由于“看看踊”的演出场场爆满，日本的小孩纷纷在街衢巷陌间结队模仿，甚至大人也在一旁载歌载舞。其醉心模仿的狂热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看看踊”打扮之图，〔日〕晓晴翁：《云锦随笔》

根据日本学者浅井忠夫、田边尚雄和青木正儿等人的研究，中国俗谣在日本的流行起源很早，但像“看看踊”那样在短时间内就在全各地迅速流行起来、并长年盛行不衰的，在近世“唐人呗”中，应当是绝无仅有的。然则，“看看踊”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魅力？江户时代是日本继奈良时代（七一〇——七九四）之后又一次大力“西化”的时代（当时日本人称中国为“西土”，中国人为“西人”，此“西化”指向中国人学习）。在这种背景之下，市井轻薄悉心模仿“西来正脉”的流行歌曲，自在情理之中。至于《九连环》曲之成其为最流行者，则可能是因其吐词咬字，特别适合于日本人的传唱吧！这一点，如果收看过电视中外国留学生学唱中文歌的比赛，或许便不难理解——我发现，《好一朵茉莉花》似乎是老外传唱频率最高的一首，这显然是因为其旋律流畅而比较容易掌握。同理，当年《九连环》曲的情况想来与此大略相似。而且，经过日

本人的消化和改造，汉语的歌词日本化了，更具有易学好唱的特点。当然，也离中国话越来越远了。约成书于天保初年（一八三〇年前后，当清道光中叶）、日本观一道人所著《如是我闻》卷一“九连环”条注曰：

此间人（引者按：指日本人）讲华音，尤多讹差，以风土悬绝，口无四声。余曾受诵歌曲，迨其闻他人唱之，各各小异，不知孰真。益信清商到崎嶼，听僧之诵经，失笑绝倒。黄蘗之徒精习华音尚尔，况其他乎！？故似是而非者，谓之“看看”。九礼思音，非真华音矣。

“清商”是指舶来日本的清朝商人，而“崎嶼”也就是长崎。“黄蘗宗”由十七世纪中叶福州府福清县人隐元隆琦创立，该宗保持明代禅寺的风格，在举行法会时，完全采用中国法器演奏，以汉语诵读经文。不过，江户中期的儒学家雨森芳洲指出：黄蘗宗诵经，“辗转至久，全然不似”。（《橘窗随笔》卷下）可见，即便是这样直接照搬中国法式、前十数世住持都是中国人的黄蘗僧徒，口中所念出的“华音”，也还是让人忍俊不禁。那么，“口无四声”的下层民众传唱的“西方”流行歌曲会是什么腔调，不是可想而知的么？

根据前揭《如是我闻》的说法，“看看踊”的意思是似是而非的舞蹈，亦即中国时调在日本的变种。“看看踊”之得名，源自《九连环》曲中的“看看吓”、“看看阿[啊]”或“看看兮”。另据宽政十二年日本人的理解，“看看阿”是“久恋思”之意（见《唐土俗谣》附注），大概是因其状摹男贪女爱，故而音近而讹作“肝